

方望溪文鈔

一函
四冊

方望溪文鈔卷三

書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為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己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

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于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產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况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為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于交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

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于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秦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為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葬。僕身拘綴。免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于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為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稔。衰惡民千百為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于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于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踊三倍。使常利坐失于伏閭之中。而亂心生于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為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傳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為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為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訟。而鬪弊繁。壅蔽。

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于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為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于前。晝夜無寧晷。某于此時將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為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日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于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况閣下日與

天子議政于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為厲。而陷此者多困于公事。採辦與大吏

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為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即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為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邁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凡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為王侯必不為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為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為憂非徒望閣下為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忉忉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此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為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于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

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于怵然為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然則尚安用其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慙。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于衆。至于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怵然為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于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于僉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于事之理。亦未達也。公于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即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于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于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為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于左右者矣。公試

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

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則功在社稷即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瞽言何日得暇尚當就公面議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執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衅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于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彝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于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于死可積隱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

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為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為仁。即改前議。仍所讞為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于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為過言而棄之。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為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為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為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少矣。僕始從事于斯。以為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詰。發書終

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為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貲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為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于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_八。其為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于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為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于異日之傳布。而難于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悃。

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歟。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為急。是以敢切布之。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即不類于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于同官南中者。果不悖于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間。聞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于心。而力言于大府。不惟喜宇宙間。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長為民依。且自喜于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為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怵于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于寇虐詭隨。而忍為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為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為準。壹以人為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于其間。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

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為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為其然。使無播惡于衆。而自驅于罟獲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于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效于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廉。龍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決于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者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于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為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幸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于某公。而構之于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偽。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齎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即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

規過。每見今之為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于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為薄于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為戒。然亦有所聞。非真勇于責善。為朋好所苦。至見疎而齎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即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為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于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于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而以為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為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為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于生者。而大不仁于死者。以有容為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于有罪者。而大不德于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為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于眾。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

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于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為勢家所憚。造辟之言。為天下矜誦。以為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愴壬。然後平生志事。昭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為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于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為後世標準。其有功于聖道為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為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于湯陸。幸無以為妄言而漫聽之。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惓。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語。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

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在京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于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于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于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寧。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覲。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于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于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于文章。粗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

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間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悼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言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顛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忤蹈不能自名僕既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夙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間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過池陽徐生為言其邑劉侯悼為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願攘臂稱于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既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而走問于僕日四三人僕雖為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為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感蹈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